

北村透谷与中国文学关系概观

杨 颖

(华侨大学 文学院, 福建 泉州 362021)

〔摘要〕北村透谷的作品受拜伦、歌德、莎士比亚、爱默生等欧美文学家的影响已成为当今日本学界的普遍共识。但是对自幼在私塾里长大, 接受的是经史子集等中国古典文学教育的北村透谷来说, 关于他和中国文学, 特别是受中国古典文学的影响方面的研究却凤毛麟角。通过对目前日本学术界关于北村透谷和中国文学资料的梳理和分析, 揭示了北村透谷具有较高的汉学素养和深受中国古典文学影响的事实, 有助于中日学界对北村透谷与中国文学关系研究的进一步深入。

〔关键词〕北村透谷; 日本文学; 中国文学; 古典文学

〔中图分类号〕I 106. 2; I 207. 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889X (2019) 01-0079-07

一、引言

北村透谷(1868—1894)生于神奈川县小田原市, 是日本浪漫主义诗人、评论家。关于他的作品受外国文学影响这点, 他幼年时代的同窗好友樱井明石在《怀念透谷子》一文里曾指出: “(他)的学识并没有什么值得称赞的地方。与日本文学和中国文学相关的方面更是不足称道。”^①至此以后, 日本文学界更多关注的是他和欧美文学的影响关系。日本文学界对北村透谷的处女作《楚囚之诗》(1889)受拜伦的《西庸的囚徒》的影响, 剧诗《蓬莱曲》(1891)受拜伦的《曼弗雷德》以及歌德的《浮士德》的影响的观点已成为日本文学界共识。此外, 将北村透谷的作品同莎士比亚、爱默生等的作品进行比较的论文也很多。但是在众多的研究文章中, 关于他和中国文学, 特别是受中国古典文学的影响方面的研究则少之又少。

因此, 笔者在梳理目前日本学术界关于北村透谷和中国文学的相关研究状况的基础上, 分析北村透谷的作品里出现的与中国文学相关的段落。通过分析, 一方面可以对北村透谷汉学水平

和特征有一个总体的认识, 另一方面可以修正以往日本学界对北村透谷与中国文学关系的认识的偏颇。

二、北村透谷与中国古典文学相关研究现状

1958年6月, 关良一在《明治大正文学研究》上发表了名为《透谷与和汉文学》的文章。文章围绕着北村透谷踏上文学道路之前所写的汉诗、处女作《楚囚之诗》以及剧诗《蓬莱曲》等作品, 考察它们受日本文学影响的同时, 也探讨了它们和中国古典文学的关系。这虽然不是一篇专以北村透谷和中国文学关系为中心的文章, 但其中所涉及的与中国古典文学相关的论点开启了北村透谷和中国文学关系研究的序幕, 也给后来的很多研究者以极大的启示。例如, “透谷浪漫主义的思考方法在他接受西洋洗礼之前不是已经因为阳明学而形成了吗?”^[2]这一论点的提出给研究者山田谦次以极大的启发, 因而有了其在1977年发表的《北村透谷里的阳明学》的文章。^[3]此外, 关良一还围绕北村透谷的文学生涯开启之前所作的汉诗, 认为其受中国文学中的

〔收稿日期〕2018-03-05

〔基金项目〕福建省社会科学规划青年项目(FJ2015C175); 华侨大学高层次人才科研启动基金项目(15SKBS208)

〔作者简介〕杨 颖(1982—), 女, 辽宁大连人, 讲师, 主要从事中日比较文学研究。

① 鉴于北村透谷的作品目前在中国译本尚少, 因此本文所引日文文献, 除特殊注明外, 均由笔者直接译自原文。

《庄子》、文天祥的《正气歌》等的影响,同时又指出北村透谷创作的《蓬莱曲》让他联想到了白居易的《长恨歌》等。这些观点之后都被佐藤善也注释的《北村透谷和德富芦花(日本近代文学大系9)》^[4]和桶谷秀昭著《北村透谷》^[5]等书中所引用,并成为当今研究北村透谷文学的基本常识。

1959年,笹渊友一发表了一部以围绕北村透谷的唯心倾向受基督教思想影响为中心的著作——《〈文学界〉和那个时代(上)》。尽管文中主要观点是站在北村透谷的文学和思想受西方浪漫主义文学影响的立场上进行论证的,但其中提出的有关北村透谷的小说《宿魂镜》受中国清朝小说《红楼梦》影响的新观点,还是为北村透谷与中国文学的关系增添了一份重重的筹码。《宿魂镜》是北村透谷短暂文学生涯中仅有的三篇小说之一,也是在当时引起较大反响的一部小说。其中,引起较大反响的原因之一就是作品中“幻镜”作为男女主人公爱情的象征。这一贯穿小说始终的构思曾一度让文坛费解。为揭开这一谜团,笹渊友一作详细的调查研究。他认为,《宿魂镜》中“幻镜”的设置实际上是受到好友岛崎藤村在《宿魂镜》发表半年前,于同一部杂志上发表的《红楼梦》第十二回的译文(「红楼梦の一節一風月宝鑑の辞」)的影响。^[6]

应该说,关良一与笹渊友一等人的研究确实开创了北村透谷与中国文学的关系研究的先河。但这之后的近20年里,却又进入沉寂,直到20世纪70年代末,槇林滉二的文章的发表,才改变了这一局面。1978年,槇林滉二相继发表了关于北村透谷和中国文学关系的三篇论文^①。这使得人们的视线再次转向对北村透谷和中国文学关系方面的研究。他的文章从细微处入手,围绕着北村透谷作品里出现的具体的汉字、语句等,结合中国文化、中国典故等来证明这些汉字和语句的使用都是受中国古典文学的影响。

到了20世纪末,中国人研究者兰明相继发表了三篇关于北村透谷和中国文学的文章。其中,依据北村透谷的好友星野天知的回想录里记

载的北村透谷曾将一本名为《菜根谭》的小册子送给他的事实而写出的《透谷〈山庵杂记〉里〈菜根谭〉的受容》^[7]的文章中,具体分析了北村透谷的随笔《山庵杂记》与中国明朝洪自成的《菜根谭》之间的影响关系。应该说这一事实的发现再次开启了透谷和中国文学研究的新纪元,并使得北村透谷与中国文学的关系更为密切了。

三、北村透谷的作品与中国文学

1. 《透谷子漫录摘集》

〈杨贵妃〉我做中国历史上的叙事诗或脚本,让白居易哭泣。^[8]

1890年10月22日的日记里记下的这句话是北村透谷第一次在作品中提及中国诗人的名字。对日本文学,特别是日本古代文学影响最大的中国诗人,无疑首推白居易。据说,白居易还在世的时候,他的作品就已经传入日本,一经传入,便迅速流传开来,深受当时日本人的喜爱。特别是《长恨歌》,格外受日本人的喜爱,他们不断地抄写、注释。到了江户时代,已经出现了各种版本的《长恨歌》。^[9]北村透谷也不例外,在白居易众多诗作中,对《长恨歌》也是格外青睐。据佐藤善也的调查发现:北村透谷曾全文抄写过《长恨歌》^{[4]70}。对爱情至上的北村透谷来说,歌中所展现的唐玄宗与杨贵妃绵绵不尽的爱情悲剧无疑具有极大的魅力。之后在1891年5月,北村透谷自费出版的剧诗《蓬莱曲》中,更是将男女主人公的境遇赋予了《长恨歌》中爱情悲剧的影子。作品讲述了一个年轻的修行者柳田素雄在追求真正自我的过程中不断与浮世抗争的故事。柳田素雄的形象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年轻的北村透谷追求自我的一个缩影。诗剧中出现的“仙姬”与“琵琶”是推动柳田素雄脱离这令人窒息的世界的重要角色。关于“仙姬”这一角色的设定曾引起很多学者的关注。大多数学者认为,白居易《长恨歌》中杨贵妃的际遇

① 这三篇论文是:槇林滉二:《北村透谷と漢学—陸士衡、莊子を中心に—》,国语学国文学论攷,1978年;槇林滉二:《初期民友社派と漢字—北村透谷の様相と対比しつつ》,研究论文集,1979年;槇林滉二:《続・北村透谷と漢学—『文選』を中心に—》,国语教育研究,1980年。

对“仙姬”这一角色的产生影响很大^①。即，主人公柳田素雄来到蓬莱山遇到仙女“仙姬”，并将“仙姬”当成自己已故的爱人“露姬”的情节是受到白居易《长恨歌》中杨贵妃死后成了蓬莱仙宫中的仙女的启发而创作出来的。但值得提出的是，北村透谷并没有一味地照搬《长恨歌》中描写的唐玄宗所请的道士最终在蓬莱宫找到了杨贵妃的圆满结局，而是让故事的结局朝着更令人心痛的方向发展，即柳田素雄把“仙姬”误以为是自己曾经死去的恋人“露姬”，最终落得只是被“露姬”的虚幻欺骗的结局。这样的设计不光是北村透谷对白居易的喜爱的体现，更是其努力想要超越白居易所放出的豪言“让白乐天哭泣”的体现。除此之外，在《蓬莱曲》中还可以找到多处引用或活用《长恨歌》和《琵琶行》中的句子。

2. 《德川氏时代的平民的理想》

1892年开始，北村透谷将主要精力放在文学评论的写作上。从1892年7月2日到30日，北村透谷先后在《女学杂志》上发表了《幕府时代的平民的理想》《德川氏时代的平民的理想》《德川时代平民的理想》三篇文章，并在收入全集的时候以《德川氏时代的平民的理想》为题，将三篇文章分别以（第一）（第二）（第三）进行排列。在（第一）的开头部分，北村透谷指出：焉马、三马、源内、一九等的著作里潜藏着一种平民的虚无思想。关于这种“平民的虚无思想”是怎样产生的，北村透谷解释说，自由是人间天赋的灵性之一，是极其自然的欲望之一。德川氏末期的平民也想要寻求自由，但是因为寻求自由就必然要忍受在寻求自由的过程中所带来的烦闷和痛苦。于是，人们离开权力者的自负，无理的制止，而创造出另一种思想境界，并乐在其中，这就是所谓的“平民的虚无思想”。^{[10]360}在（第二）部分里，北村透谷依据星野天知的《侠客论》，进一步指出，德川时代平民的理想，即“平民的虚无思想”是通过“侠”和“风流”体现出来的，并进而对“风流”进行了论述：

风流是极致的使者，是天地间充满的一种精气……风流到达的地方，时代接受它，同时它也创造那个时代，我把代表一个时代的产物看作是理想的中心。在渴望自由的时代里，风流代表自由之气。正如瑞士民间传说中之英雄人物威廉·退尔所代表的具有不朽的气质的一代。而在充满忠诚的时代里，会产生像楠公，亦或像岳飞，张巡，充满正义气息的历史人物。^{[10]359}

在北村透谷看来，风流就是“极致的使者，是天地间充满的一种精气”，是象征渴望自由的时代的产物。为了说明时代与时代产物之间的对应关系，北村透谷举瑞士民间传说中的英雄人物威廉·退尔，以及楠公、岳飞、张巡为例，来说明在什么样的时代就会产生符合那个时代气息的历史人物。而在渴望自由气息的德川时代，必然就会产生代表自由之气的“风流”。接着在（第三）部分里，北村透谷又对日本的所谓“生命”下了一个定义。他说，如果将元禄文学看作是日本平民之声的话，那么所谓“我国的生命”就是指形成民众自由精神的思想的存在。平民不是生来就是劣等的人种，是在所谓共和思想的社会的大氛围下自然迸发出来的。进而引用中国典籍中的语句来进一步寻求平民的另一个理想“侠”。

今游侠，其行虽不轨于正义，然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诺必诚，不爱其躯，赴士之厄困。既已存亡死生矣，而不矜其能，羞伐其德，盖亦有足多者焉。

韩非子在论侠时说：儒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老子谈侠：大道废有仁义，仁义者道之异称也，而有似而非者。对于这一言论，马琴认为：夫侠之为言，疆也持也、轻生高气、排难解纷，孔子所谓，杀身成仁者是已。^{[10]372}

在这里，北村透谷引用《史记·游侠列传六十四》、韩非子《五蠹第四十九》《老子俗薄第十八》、孔子《论语卫灵公第十五》中关于“侠”的部分来论证何为“侠”。在他看来，真正的“侠”要像中国典籍中所描述的那样，为了维护正义甚至可以舍弃自己的生命才称得上真正的“侠”。

^① 在关良一的《北村透谷と和漢文学》（刊于《明治大正文学研究》，1958年）、佐藤善也注释的《北村透谷·德富蘆花集》（东京：角川书店，1972年）等文章中都有提到。

3.《各人心宫内的秘宫》

1892年9月15日,北村透谷在《平和》第6号上发表了《各人心宫内的秘宫》一文,文中探究了关于人的精神世界中的“心”的现象的存在。文章开头便指出,一个人如果想要说明自己,进而证明自己是什么,是非常难的事情,因为人是一个拥有永不磨灭的灵魂的动物。为了说明人的灵魂不灭,北村透谷追溯了西欧思想的演变史,认为在其演变过程中支撑人的思想和信仰的基础是“心”。而“心”是容纳所有东西,诸如迷、悟、杀、仁、爱、非爱等的静水。

将心放置于“虚”之后,真理才能达到期望的目标。这就像基督教重视“心”是一样的。但是就像老庄的以心为“太虚”,认为这“太虚”才是真理的形象;而阳明派的良知良能,禅僧的心也都是在宇宙的风流里,将心和真理统一视之。这和基督教提倡的有了“心”之后才有真理的观点不能等同视之。^{[11]7}

关于“心”与“真理”的关系,北村透谷认为,基督教的“心”,是放置于“虚”之后,有了“心”才能进而认识真理,“心”是认识真理的关键。而阳明派的“心”则有所不同,它是“将心和真理统一视之”。这与“基督教提倡的有了‘心’之后才有真理的观点不能等同视之。”基于基督教与阳明学有关“心”与“真理”的认识上的不同,北村透谷的研究者津田洋行推断道:“北村透谷所谓的‘心’和基督教的‘心’相去甚远。北村透谷所追求的‘心’应该说是更‘东洋的’。”并肯定地说:“我觉得透谷对于所谓‘心’的构造上的把握是以阳明对心的认识为基础,这点是毫无疑问的。”他还总结说:“基督教对透谷来说是有意识的,而老庄、禅、阳明学对透谷来说则是作为无意识的思考的因素而涌动的。”^[12]由此可见,中国文化对北村透谷的影响远不如基督教对北村透谷来的那么直观,但却不能由此认为其对北村透谷的影响不够深刻。相反,这或许是更深层次的、更内在

的潜移默化的影响的体现。

4.《鬼心非鬼心》和《爱默生》

1892年11月5日,北村透谷在《女学杂志》第331号上发表了一篇《鬼心非鬼心》的文章。在文章的最后,北村透谷说:

昨夜读了陶渊明乞食的诗,被他的节操所折服,今夜听到悲惨的事情,不禁泪湿衣襟。^{[13]64}

北村透谷所谓“听到悲惨的事情”指的是他听到的一个关于因饥饿而杀子的真实事件^①。再联想到自己昨晚读到的陶渊明的诗,就不由得对于陶渊明的节操深表敬佩。接着,北村透谷在随后的半年多时间里,又接连发表了《路倒》《饿》《客居偶录》三篇文章。不管是描写因饥饿潦倒而不得不乞讨的乞丐,还是抒发其中对“饿”的看法,都不得不说是受了陶渊明的诗《乞食》的影响,由此对生命、对人的尊严等有了新的感悟的结果。甚至在他去世前的一个月出版的日本第一部全面介绍美国思想家、诗人爱默生的专著中,北村透谷也多次提到了陶渊明。例如,第六章第二点围绕爱默生是否是诗人这个问题上,他说:

我对爱默生的尊敬在于他的文章,而非他的诗。我不是不爱他的诗里所表现出的恬寂。但是,就像我无法将王阳明作为诗人看待一样,我也无法将他作为诗人而崇拜。^{[14]87}

北村透谷将爱默生和王阳明进行对照,以他无法将王阳明作为诗人来看待为例,来说明自己对爱默生的尊敬并不是因为他的诗,而是因为他的文章。并在随后阐述的第四点关于爱默生的地位这一问题上,北村透谷进一步将爱默生与王阳明和陶渊明分别进行比较:

他(爱默生——笔者注)以王阳明的思辨,置身于陶渊明的幽静。^{[14]95}

为了说明爱默生的特点,北村透谷以中国思想家和诗人的特点来概括爱默生的特点。在谈到第五点“爱默生的自然教”这一问题时,北村透谷首先对他的好友宫崎湖处子在1893年6月发

① 事情讲述了一对既诚实又质朴、以卖菜为生的夫妇,他们有一个15岁大女儿和一个6岁的小儿子。他们整日不辞辛苦的劳作,尽管有时入不敷出,但仍勉强度日。不知从何时开始妻子的脸上再也没有了笑容,原来由于近几年来的金融危机,让夫妇蒙受了很大的经济损失,渐渐的到了生活不下去的地步,妻子也因此患上了忧郁症。于是,有一天从妻子的口中就漏出了这样的话:“如果没有了小儿子,每日就应该能够省两钱”。没几日,妻子真的将小儿子带到东禅寺内将其杀害。儿子被杀之后,妇人自己也精神恍惚,长发披肩的狂奔于东禅寺的山路上。

表的名为《华兹华斯》的书表示了关注。他说：“对华兹华斯和陶渊明进行的比较论体现了湖处子的才能，而东西两种精神的差异的第一个因素在于自我相背驰，并取其各种成果相比较，这点在我看来并没有很成功。以此为启示，将我的主人公和东洋的某个人物进行比较的研究不得不留给后来的学者了。”^{[14]105}这段话明显可以看出北村透谷对宫崎湖处子将华尔兹华尔斯和陶渊明进行比较的方法很感兴趣。受其启发，自己也想将爱默生与东洋的某个人物进行比较，只是碍于自己身体极度虚弱无法进行下去罢了。

总之，通过以上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北村透谷在介绍爱默生的时候，喜欢通过对比的方式来突出其特点，而对比的对象既不是其他的外国作家，也不是日本本国的思想家，而是以中国思想家和诗人为例，这种信手拈来的例子如果不是拥有深厚的中国文学功底显然是很难做到的。

5. 《闲窗茶话》

1893年2月北村透谷在随笔《闲窗茶话》中，发表了以下内容：

高青丘题为《效乐天》的古诗正如左边写的一样：“功名如美味，染指已云足，何待厌饱余，肠胃生痰毒”。当今多少功名之士的胃肠里不知该有多少剧毒啊。^{[15]105}

北村透谷引用高青丘的诗《效乐天》的第21行到第24行，意在讽刺当今社会上的人们对功名利禄的过度追求，更是对明治维新后，迅速侵蚀整个日本的资本主义社会丑恶事物的鞭挞。在引用这首诗之前，北村透谷就曾关于“名誉”发表过自己的看法。他说：“名誉是构成人们快乐的重要的东西，但是将自己的一生都用于对名誉的追求却不是一个明智的选择。”^{[15]104}

生活中的北村透谷本身就是一个淡泊名利，有着傲人气骨的人。曾是《文学界》的同仁之一的平田秃木在追忆北村透谷的文章中说：“北村透谷实际上是罕见的富于思索的人。他是早已领悟天地间之精气的人。他不仅爱读明朝高青丘的诗，还为之倾倒。透过《青丘子歌》的‘向水际独坐，林中独行。斫元气，搜元精。造化万物难隐情。’一句，很明显能看出透谷的气骨。而开头的一句‘青丘子臞而清，本是五云阁下之仙卿。何年降谪在人间’也很明显透露出透谷的风

采。’”^[16]通过这段回忆，不仅表明了北村透谷淡泊、洁身自好的性格特点，也显示了北村透谷平素对高青丘及其诗歌的喜爱。或许对平田秃木来说，引用高青丘的诗来表现北村透谷的“气骨”和“风采”是对已故友人最大的慰藉吧。

不仅如此，平田秃木还追忆了曾和北村透谷一起游览三岛时的情景，特别是当他看到北村透谷坐在马车上，举鞭策马的英姿飒爽时，他回忆道：“那个景象至今任谁也无法忘怀。如果用中国的古诗来形容的话那就是‘少为斗鸡儿……气服诸侠徒。不依父与兄……’”^[16]在这里，平田秃木仍然借用了高青丘的《感旧酬宋军咨见寄》中的诗句来形容北村透谷的“英姿飒爽”，这不仅再次印证了北村透谷平素对高青丘的喜爱，更说明其喜爱程度到了连友人都觉得二者从举止到神韵都酷似的程度。

6. 《人生相涉所谓何》

数日后，北村透谷又在《文学界》第2号上发表了题为《人生相涉所谓何》的文章。文章中就1893年1月山路爱山在《国民之友》上发表的《论赖攘》中提出的“文章就是事业，文人提笔就像英雄挥舞着剑一样”^[17]的文学现实功用说予以回击。

所谓肉的力量可以攻击肉的力量，死的东西可以埋葬死的东西，这个道理拿撒勒的人们早就说过。但是死的东西无法真正埋葬死的东西，就像肉的力量无法真正击碎肉的力量一样，因为在他们的另一面有真理的存在。即使参加过无数战役的项羽也发现：不认真学习一个敌人，即使笼统地学习了上万个敌人也仍然要失败。这就好像学习上百万的敌人其实跟认真学习上万的敌人是一样的。但是，即使是学习上百万（假设）的敌人的汉王在面对“死朽”这个不可预测的敌人面前也要卑躬屈膝。死亡这个敌人，向我们挥舞着刀剑，就像爱生（山路爱山——笔者注）挥舞着所谓英雄剑，成败早已在一开始就已被注定。我们在自然的面前只能是脆弱的勇士。^{[18]119}

山路爱山强调文学的现实功用的反面，实际上忽略了文学本身的独立价值，这也是北村透谷所极力反对的。为此，北村透谷以“自然”为例，说它并不是像军队的英雄一样只知道使用残暴，它一方面驱使着风雨雷电，让我们不知所

措,另一方面又显露出美妙绝伦的东西,让我们快乐。任何人都不能违背“自然”。项羽也好汉王也好,即使他们能在战场上战胜万人的敌人、百万人的敌人,在自然的面前他们也是脆弱的。以“自然”所具有的两方面的作用来说明文学不光具有实用的一面,还有其非功利性的一面。而这种非功利性,并不像文学的实用性那样容易掌握。它好似一种向观念领域的飞翔,只有真正想要驾驭人间灵魂的文人们才配拥有它。在论证文学的非功利性时,北村透谷仍然是以中国历史上的项羽和汉王为例,来说明文学所具有的独立价值不会因为任何人而改变,即使是中国历史上家喻户晓的英雄,在自然规律的面前也无能为力。

7.《心池莲》

1893年3月26日,北村透谷在《平和》第11号上发表了名为《心池莲》的文章。文中,北村透谷引用了《王阳明全集》中的《别方叔贤四首》中的一首来说明何谓绝对,何谓天国,并以此警示那些软弱的厌世家们。

何谓绝对。何谓天国。何需仰望苍天呼唤真善美。我们在人世间就享有通向远方寻求奇妙之物的路。

讴歌“坐中即是天台路不须渔郎更问津”的阳明就是在警戒那些软弱的厌世家。^{[19]138}

关于王阳明诗句的引用,研究者山田谦次认为:“这首诗讲的是‘道’的彻底内化,并集中表现了以心为所有事物的根源的阳明的内化思想。”^[3]应该说,对王阳明诗句的引用不仅证明了北村透谷的唯心立场,更说明了王阳明的学说是北村透谷唯心立场的重要基础之一。

8.《内部生命论》

1893年5月31日,北村透谷在《文学界》第5号上又发表了《内部生命论》。这是一部反映北村透谷思想成果的重要文章,它强调了与人类肉体相对的人类内部精神存在的重要性。在文章的第二部分,北村透谷首先说明自己是一个相信人是有生命的人,进而指出:“今天的思想界与其说是佛教思想和基督教思想之间的战争,倒不如说是生命思想和非生命思想之间的战

争。”^{[20]239}而北村透谷正是想用“生命思想”去消灭“非生命思想”,并以苏格拉底和孔子为例来进行说明:

苏格拉底如果不是提倡灵魂不朽,他便无法真正走出一个功利论者,孔子如果不提倡道在途,他也不过是个庸医。^{[20]246}

这里所引用的“道在途”,实际上并非是孔子所说,而是孟子在《孟子·离娄上》^①中所使用的词语。尽管这或许是北村透谷的误植,但他引用的目的是不变的,就是想借历史上的思想家为例,来说明人类拥有充满奥秘的心宫,生命的源泉并不是人类自造的。如果没有了内部生命,人类便没有人性 and 人情可言。他以此来强调人类精神世界,即内部世界的重要性。

通过以上的分析,我们会发现,北村透谷的著作里涉及的有关中国人物大致可以分为三类:一类是诸如韩非子、老子、庄子、孔子、孟轲、王阳明等思想家;一类是诸如白居易、陶渊明、高青丘等诗人;最后一类是诸如岳飞、张巡、项羽、汉王等英雄人物。北村透谷之所以要引用这些中国历史上的有名人物,就是为了立论自己的观点。他不仅在其作品中大量引用中国历史上的名人,还能够深刻理解其中的典故和内涵,并运用到自己论述的过程中,以加强自己的观点。由此可见,北村透谷的汉文学水平并不像他幼年时代的同窗好友所指出的那样“不足称道”,也不像当今日本学界所普遍认为的,只受欧美文学的影响。相反,他之所以能将这些中国思想家的思想、英雄人物的事迹、诗人的词句灵活地运用于自己的作品中,正是其汉学底蕴深厚,内化于自身的表现。

四、结 语

在当今日本学界,提到北村透谷,人们立刻想到的是他受欧美文学的影响,而甚少有人关注他和中国文学的关系。笔者则尝试对这种观点做出修正。我们首先对到目前为止涉及北村透谷和中国文学的相关研究进行了梳理,发现其中存在

^① “道在迩而求诸远,事在易而求诸难;人人亲其亲,长其长,而天下平。”杨伯峻译注:《孟子译注》,北京:中华书局,1960年版,第130页。

的局限性。进而从整体的角度对北村透谷的作品中出现的与中国文学相关的章节进行详细的介绍, 从而发现, 北村透谷的作品其实深受中国文学的影响。

[参考文献]

- [1] 日本文学研究资料刊行会, 编. 日本文学研究资料丛书·北村透谷 [M]. 东京: 有精堂, 1972: 291.
- [2] 关良一. 透谷と和漢文学 [J]. 明治大正文学研究, 1958 (6): 38-52.
- [3] 山田谦次. 北村透谷における陽明学 [J]. 近代文学试论, 1977 (11): 320-332.
- [4] 佐藤善也, 著, 佐藤胜, 注. 北村透谷と徳富蘆花 (日本近代文学大系9) [M]. 东京: 角川书店, 1972.
- [5] 桶谷秀昭. 北村透谷 [M]. 东京: 筑摩书房, 1994.
- [6] 笹渊友一. 「文学界」とその時代: 上 [M]. 东京: 明治书院, 1959: 429-440.
- [7] 蘭明. 透谷「山庵雜記」における『菜根譚』の受容 [J]. 国语和国文学, 1997 (9): 55-56.
- [8] 北村透谷. 透谷子漫录摘集 [M] //透谷全集: 第3卷. 东京: 筑摩书房, 1955: 249.
- [9] 近藤春雄. 长恨歌·琵琶行的研究 [M]. 东京: 明治书院, 1981: 67-69.
- [10] 北村透谷. 徳川氏時代の平民的理想 [M] //透谷全集: 第1卷. 东京: 筑摩书房, 1955: 353-373.
- [11] 北村透谷. 各人心宮内の秘宮 [M] //透谷全集: 第2卷. 东京: 筑摩书房, 1950: 3-14.
- [12] 津田洋行. 透谷像構想序説〈伝統〉と〈自然〉 [M]. 东京: 笠间书院, 1979: 127-128.
- [13] 北村透谷. 鬼心非鬼心 [M] //透谷全集: 第2卷. 东京: 筑摩书房, 1950: 59-64.
- [14] 北村透谷. エマルソン [M] //透谷全集: 第3卷. 东京: 筑摩书房, 1955: 3-122.
- [15] 北村透谷. 閑窓茶話 [M] //透谷全集: 第2卷. 东京: 筑摩书房, 1950: 103-106.
- [16] 平田秃木. 北村透谷—故北村透谷の事ども— [J]. 中央文学, 1919 (8): 15-16.
- [17] 山路爱山. 頼裏を論ず [J]. 国民之友, 1893 (1): 24-26.
- [18] 北村透谷. 人生に相渉るとは何の謂ぞ [M] //透谷全集: 第2卷. 东京: 筑摩书房, 1950: 113-125.
- [19] 北村透谷. 心池蓮 [M] //透谷全集: 第2卷. 东京: 筑摩书房, 1950: 138-144.
- [20] 北村透谷. 内部生命論 [M] //透谷全集: 第2卷. 东京: 筑摩书房, 1950: 238-249.

An Introduction to Kitamura Tōkoku and Chinese literature

YANG Ying

(College of humanities, Huaqiao University, Quanzhou 362021, China)

Abstract: It is well known in Japanese literary circles that the writings of Kitamura Tōkoku were affected by Europe and American writers, such as Byron, Goethe, Shakespeare and Emerson. However, for a man who grew up in a local private school and was educated with classical Chinese literature, it is rarely to find the researches about the relations of Kitamura Tōkoku and Chinese literature, especially the classical Chinese literature. Therefore, in this paper, we generally overviewed the researches about Kitamura Tōkoku and Chinese literature, and then we specifically investigated the writings of Kitamura Tōkoku relating to Chinese literature. As a result, we carefully conclude that the writings of Kitamura Tōkoku were heavily affected by the classical Chinese literature.

Key words: Kitamura Tōkoku; Japanese literature; Chinese literature; classical literature

(责任编辑 陈蒙腰)